

罗尔纲全集

第十九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罗尔纲全集

第十九卷

文学类
(3)

《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

四季诗

其他文学著作及文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学类（3）

《水浒传》原本和
著者研究

题 记

《〈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1992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2000年重印。本书汇编作者考证《水浒传》论文七篇。

目 录

说 明	9
自 序	11
水浒真义考	16
一 水浒的真义何在？	16
二 从书名取义提出问题	18
三 从著者的时代和本人的历史看问题	19
四 从成书年代看问题	24
五 从前七十回半与后二十九回半两个不同的主题思想看问题	30
六 从七十回半内存在与主题思想相反的思想看问题	36
七 续加、盗改的证据	43
八 明代万历年间编纂的文献记载了与水浒真义相符的本子	48
九 结束语	56
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	58
一 引言	58
二 赞词对勘	59
1. 中秋赏月	59
2. 大雪	60

6 罗尔纲全集第十九卷·文学类(3)

3. 浮浪子弟与浪子燕青	61
4. 圣姑姑洞府与九天玄女宫殿	61
5. 圣姑姑与九天玄女及公孙胜母的相貌	62
6. 圣姑姑宴卜吉与王都尉宴端王	63
7. 圣姑姑变出的仙境与二仙山紫虚观	63
8. 赞包拯与赞陈文昭	64
9. 胡永儿与刘高妻	64
10. 早朝	65
11. 文彦博落阵逃走与徐宁失甲纳闷	66
12. 军营深夜与荡妇房中深夜	66
13. 上刑场	67
三 叙事对勘	68
四 对待人民大众态度对勘	70
五 从两书对勘证明都同是罗贯中所著	72
六 从两书对勘又证明了《忠义水浒传》受招安、征辽国、 平方腊部分为后人所续加	73
七 结束语	75
关于用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对勘《水浒传》著者和原本的问题	77
一 两位读者提出“用《三遂平妖传》不能说明《水浒传》的 著者和原本”的论断	77
二 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与《清平山堂话本》及《京本通俗小说》 赞词对勘,证明《三遂平妖传》那五篇赞词实为罗贯中所撰, 否定了两位读者所说抄自该两书旧编的论断	78
三 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赞词对勘,说明只有 罗贯中本人移用于自己的著作中才能修改得如此妥切、允当, 别人是不可能的,否定了两位读者所提不能因为《三遂平妖传》、 《水浒传》两书赞词相同就定为同一人所著的论断	82

四 结束语	90
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的问题	92
一 引言	92
二 金圣叹是“强造了一部七十回的《水浒传》出来”吗?	94
三 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真是古本吗?	97
1. 从金圣叹伪造的《施耐庵自序》和《惊恶梦》看出他的虚捏	97
2. 从金圣叹的立场揭穿他的虚捏	100
3. 从金圣叹修改得自鸣得意的地方看出他的虚捏	104
4. 从删掉赞词不通处看出删改的痕迹	106
5. 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与明容与堂刻《忠义水浒传》查对的结果证实了贯华堂本非古本	108
四 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系斫掉哪一个本子来改的?	110
五 结束语	113
《水浒传》的著者及其成书年代	114
一 《水浒传》著者的署名和明朝人的说法	114
二 《水浒传》著者署名之一施耐庵无征可信	116
三 从《三遂平妖传》等书与《水浒传》对勘证实了著者为罗贯中	119
四 罗贯中的生平	123
五 罗贯中撰著《水浒传》的年代	126
从《忠义水浒全传》与《忠义水浒传》对勘看出续加者对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盗加和删削及盗改	131
一 为什么据《忠义水浒全传》去查考?	131
二 看出盗加原本七十回入回诗	133
三 看出删掉和盗改具有强烈思想性的诗词	136
四 结束语	142

8 罗尔纲全集第十九卷 · 文学类 (3)

续加者是怎样盗改和盗加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	143
一 改变原本的开头与结尾	144
二 对两处根本性地方的盗改和盗加	145
三 为续加后部埋下伏线	153
四 为塞入“忠义”二字而进行的盗加和盗改	155
五 盗加入回诗	161
六 露出的漏洞	176
《水浒传》与天地会	182
一 《水浒传》与天地会的创立	182
二 《水浒传》与天地会的政体	196
三 《水浒传》与天地会起义及对抗革命的《荡寇志》之出笼	199
四 结束语	202
后 记	203

说 明

一、据郑振铎考，现存最古的《忠义水浒传》版本为郭勋本，只存残本一卷。经他对照，天都外臣序刻本是郭勋本的复刻本。又据他的《水浒全传校勘记序》，明容与堂刻本也是这一系统的本子。由于容与堂刻本比较易见，故本书各篇对《忠义水浒传》的对勘和引证，都用容与堂刻本，若有误字，则以天都外臣刻本为准。

二、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只七十回，续加者把原本《引首》割裂为两部分，将后部分标回目为《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作为第一回，前部仍作为《引首》置于其前，多了一回，把原本七十回改为七十一回。又把原本七十回的后半回全部删掉，续加了二十九回半，成为百回《忠义水浒传》。故续加的《忠义》本比罗贯中原本多了一回。本书文中凡称《忠义水浒传》或《忠义水浒全传》第几回的都是续加者的回数，凡称原本第几回的，则为罗贯中原本回数。

三、我于1981年5月写成《水浒真义考》时，只初步看出这一专题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其后就对各个问题分别进行钻研，才逐步取得由不知的得到知、由已知的得到更多的知。例如罗贯中《水浒传》原本没有入回诗，所有七十回的入回诗，都是续加者盗加的。这是盗加面最广的一处。我直到1988年在做罗贯中《〈水浒传〉原本》一书的考证中，从逐章逐句进行工作的时候才看出来。但是，那时虽已看出入回诗为盗加，而盗加的诸般情况所知却有限，当时所写的《从〈忠义水浒全传〉与〈忠义水浒传〉对勘看出续加者对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盗加和删削及盗改》一文中只能把这有限情况提出来。到1989年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考订做成，知道了全面

的情况。于是在《续加者是怎样盗改和盗加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这篇考证中,才得以对续加者盗加入回诗进行全面的考证与分析。作为考证文章,每篇都是独立的。因此,前面一篇文章论证过的地方,后面一篇进行比较广、比较深彻的论证,就必然要把前面讨论过的那些予以讨论,而不能说已见前文,除非是同《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的问题》一文考金圣叹并非“强造了一部七十回的《水浒传》出来”那样,有两条证据,一条是王圻记载,另一条是徐复祚记载,在本文中专述徐复祚记载,王圻记载因已详考于《水浒真义考》中,在本文只一提便得了,不需再引证,否则就不可能如此。所以不能因为上文已论证过,本文就不说,而指为重复的。其他许多问题都如此,如续加者盗改罗贯中《水浒传》原本九天玄女授天书给宋江事,和盗加宋江宣布“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我在《水浒真义考》中已经初步指出了。其后各篇遇到需要论证到这些问题时,就不断地加以论证,一再补充,到了写《续加者是怎样盗改和盗加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一文时,才特立第二节,对这两处根本性地方的盗改和盗加作出比较全面、比较深彻的论证。如果把以前各文说的地方都删掉,或把本文说的与上文相同的地方删掉,那就使论证残缺不全,得不到详确的结果了。所以诸如此类的地方都不能说是重复的。这点敬请读者洞鉴。

自序

本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考清《水浒传》的本来面目，为这部“搅扰得道君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直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宣扬农民起义的不朽名著恢复名誉。

《水浒传》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著者问题，明朝人有说是罗贯中著的，也有说是施耐庵著的（徐复祚说是“施君美或云罗贯中著”）。究竟是罗贯中著还是施耐庵著，这是从明初到今天六百年来还未解决的悬案。

另一个是原本问题。这问题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0年7月，胡适在《〈水浒传〉考证》里，对《水浒传》的本子，说明朝初年有一百回本，这是原本。到明朝中叶有人据百回本改成七十回本。后来又有人用七十回本来删改百回本的原本，遂成一种新百回本。他对金圣叹自称所刻的七十回《贯华堂〈水浒传〉》为古本，说“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承认圣叹家藏的本子是一种七十回本”。胡适既不曾拿得出证据来给金圣叹作证，这三种版本说，又是一种主观臆说。鲁迅、李玄伯、俞平伯都反对胡说，胡自然抵挡不住别人的反对。到1929年6月，胡适只好认输，他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里声明说：“最大的错误是我假定明朝中叶有一部七十回的《水浒传》。”

同年7月15日，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有贡献的郑振铎，在所著《〈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论断金圣叹“托古改制”、“强造了一部七十回本的

《水浒传》出来”、“生生的将一百回水浒腰斩了”。他在文后特地附识说：“在本文作成后数日，又得读胡适之先生的《〈水浒传〉新考》。新考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作者放弃数年前所竭力主张的金人瑞的七十回本《水浒》确为古本之说。这是最可赞成的。”胡适已承认是最大的错误，郑振铎又作了坚决的论断，于是《水浒传》原本只有一百回，把这部不朽名著，一下子打入十八重地狱，定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才传了！

二

《水浒传》原本究竟是七十回还是一百回，这不是一般版本的争论，而是有关于这部著作的性质问题。原本为七十回，至“梁山泊英雄惊恶梦”止，便是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名著。如果原本为一百回，有受招安、征辽、平方腊，那便是奴才传。

我对二十年代《水浒传》有无七十回古本的争论很注意。1929年，胡适声明他认为明朝有一部七十回《水浒传》是他最大的错误时，他在中国公学做校长，郑振铎是中国文学系教授，我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我对郑振铎的论断感到怀疑，因为没有发现《水浒传》七十回的版本，有三种可能：一、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只有传抄本而根本没有印本，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直到明弘治七年（1494年）还是传抄；二、印本不存在了；三、尚未发现。存在这三种可能，就很难定案。

第二年，我在中国公学毕业，到胡适家给他编资料。1931年，他撰著《〈醒世姻缘传〉考证》，借了两部《聊斋全集》钞本，叫我校其异同，重新辑录一部《聊斋全集》，给他做考证的预备工作。1934年春，我得胡适帮助，根据《水浒传》“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的结义行为，与广西贵县修志局新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所载天地会制度进行研究，看出这个反清复明大秘密结社的名号、信条和组织，原来正是从《水浒传》的理想而来。这篇文章，发表于该年11月16日《大公报》。1935年1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新年号选载。由于《太白》是著名的左派刊物，这篇小文，得为后来研究《水浒传》和天地会的学者所征引。

我在这篇论文中，表示了对《水浒传》看法的倾向。那时候，美国作家

赛珍珠 (Buck Pearl) 翻译《贯华堂水浒传》七十回本已经在纽约出版。她从书中水浒英雄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把书名译为“皆兄弟也”。我认为《水浒传》不能译为此名。但也由于看了她的译名，使我想到“顾名思义”这句老话，才启迪了我要探索《水浒传》的性质，应该从书名入手，心里一直在惦念着这个问题。

过了十年，那是 1944 年深秋，我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社会学研究所得疟疾，在病床上偶然翻看《诗经》，读到《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它是歌咏周朝开基者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开基建国的史诗。水浒，指古公亶父来岐山时经过的漆、沮两水的旁边。《孟子·梁惠王》曾经记述了这段历史。元代杂剧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和缺名《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写的“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把梁山泊写成根据地，以水浒寨作为新政权，显然是取自《诗经》这首“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史诗而来。罗贯中《水浒传》正是继承并且发挥元代杂剧的思想，取“水浒”为书名，以表明梁山泊与宋皇朝的对立、建立新政权为全书内容。我读了这首史诗，欢喜得叫了起来。当时因为要赶做计划中的清代兵制研究，而且那时要发表一篇四五万字长篇文章考证文章也没有刊物登载，所以未能写。五十年代后更忙了。到 1977 年后才得提起笔来写我多年思考着的《水浒传》考证。

三

罗贯中博学多能，他的《水浒传》贯穿经史，网罗百家。《水浒传》原本和著者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悬案，又是一个定案。要进行探索，那不待说是十分艰巨的。所幸七十年来，我国研究《水浒传》的成果累累，我既得前贤的教导，又得当代学者的启迪，复有学者校勘各种版本的专著和出版广博搜罗资料的专书。我就依靠了这个好条件，作为一个小学生，抱着学习的态度，以战战兢兢的心情去进行撰写。

1981 年写成《水浒真义考》，从八个方面进行考证。初步考出《水浒传》原本是“有志图王”的罗贯中于明洪武末年撰著的。其主题思想是

“替天行道救生民”和“替天行道公平”。全书以梁山泊大聚义后惊恶梦结束。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后二十九回半，则是明朝宣德、正统以后的人续加的。其目的是借所写宋江、卢俊义招安后征辽国、平方腊立了大功，被宋徽宗鸩死故事，来发泄他对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不平。这个续加的人，为了把前七十回半与后二十九回半极为勉强地捏在一起，又盗改了前七十回半关键地方，并布置了“伏线”。

《水浒真义考》于1982年秋在《文史》第十五辑刊出。谬承《光明日报》、《文汇报》、香港《文汇报》作了报道。《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文汇报》、《读书》都刊出专文评介。到1984年，我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内孤本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回原本和明朝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对勘，发现《三遂平妖传》全书赞词仅二十一篇，就有十三篇插入《水浒传》中第一回至六十二回共十五处，叙事对勘、对待人民大众态度的对勘，两书也几乎同刻版一样相同，从而初步证实《水浒传》的著者为元末“有志图王”的罗贯中，而不是施耐庵；《水浒传》原本为七十回，七十回以后是后人续加的。将这个发现和两书对勘结果撰成《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一文，刊于《学术月刊》1984年10月号上。又蒙《光明日报》、《文汇报》、《社科信息》作了报道。《北京日报》发表李乔《〈水浒〉原本及其作者罗贯中——介绍罗尔纲先生研究〈水浒〉的新成果》^①专文评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也发表南华《〈水浒传〉研究的新成果》——介绍罗尔纲《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②专文，并予以肯定的评价说：“如果不能否定《三遂平妖传》是罗贯中的作品，那也难以否认《水浒传》的真正作者也是这一个罗贯中。”

其后我继续进行钻研，陆续撰成《关于用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对勘〈水浒传〉著者和原本的问题》、《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的问题》、《〈水浒传〉的著者及其成书年代》三文。1988年，我在做罗贯中《〈水浒传〉原本》一书的考订中^③，逐章逐句进行工作的时候，写成了《从〈忠义水浒传〉与〈忠义水浒传〉对勘看出续加者对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盗加和删

① 见1985年4月12日《北京日报》“学习与生活”第264期。

② 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5年9月1日第145期。

③ 《〈水浒传〉原本》已于1989年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削及盗改》。1989年，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考订做成了，所见更多，又写成《续加者是怎样盗改和盗加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一文。

我认为关于《水浒传》原本和著者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必须大家群策群力作更广博更深入的钻研，才能有底于成。我今天把这七篇考证，并附录旧著《〈水浒传〉与天地会》一篇于后，编成了一部集子。以献曝之诚，求教之忱，敬献于专家和读者之前，伏望指其谬误，多赐教诲，若能抛砖引玉，则幸甚至矣！

回首我这六十多年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问题的探索，近十多年来，得鼓起勇气，独立思考，抒其所见，一篇又一篇地刊出，都出自中华书局《文史》编辑吴树平、盛冬铃、李解民三位同志之力。今天，编成集子，又承李解民同志推荐，并以大量时间加以审订。三位同志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使我铭诸心肺，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1年5月8日罗尔纲谨志